禪宗公案的基本法則及語言價值

楊新瑛

禪宗公案就像是一個獨立王國，有它自己的政令法則、生活方式和語言模式，如果不得其門而入，雖然見其國人，聞其國語，但也只有如聾若啞、失之交臂而已，縱使中國的飽學宿儒、西方的博學哲人若不會禪理，不通中國文學，那麼由他來看禪宗公案，會如「蚊子叮鐵牛」，雖然字字識得，却不知所云，莫「明」其妙。

佛法在後漢明帝時傳來，中國人透過老、莊、易經的格義之學，去探究其理；吸收、消化，在中國富厚文化的培育下，直到隋唐，創造發揚出十大宗派來闡明佛理。禪宗是號稱「教外別傳」的一宗，它獨自吸收了中國文學詩文的優美技巧，及儒道佛三家的哲理精髓，表現出特具異彩的風格，流盼傳芬，影響中國文學及佛教甚鉅。大藏經中禪宗公案累積有二千卷之多，形成一門獨立特出的文學與思想，因而堪稱「獨立的王國」。

此王國的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，值得吾人探求。爰將個人研究禪宗公案所得，尋繹出其基本法則，並從語言學及中國文學來看公案語言的價值。

一、禪宗公案的基本法則

1.只論見性

在禪宗的這個獨立王國中，他們不談「格致誠正、修齊治平」；也不談功名利祿，成家立業；更不談食色男女、富國強兵。因爲他們認爲祇要能明白「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」，便能得到大自在、不解脫、不涅槃，然後歸家穩坐，認爲此事比甚麼事都重要。他們的心中事、眼中淚、意中人，只是想見到另一個眞我。視富貴功名祇是一副假面具，一生中只要找回這一個眞我，那麼人生就不虛此行，足堪慶快平生了。據說他們本來也都不知道要找眞我，這是印度的釋迦牟尼佛成正覺後，宣傳此事，名爲「教外別傳」。達摩祖師是第一個來到東土報此佳音，是他把這件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（註一）的大事，告訴中國人。

於是中國禪師們與學人見面，沒有功夫說閒話，只談明心見性，叢林間的傳語、出坡中、休閒時，也只較量明心見性的功夫。他們終極關懷的事，只是這個；行住坐臥，不離這個。他們說「大事未明，如喪考妣」（未見性，如死了爹娘般，終日憂惶）；「大事既明，如喪考妣」（見性後，仍需保任，以透三關，度衆生，責任更大），所以公案的語言、詩偈，一切的動作云爲，無非是爲了研討這一件大事因緣——明心見性。

只論見性是禪國的主要法則，不論禪定解脫（註二），不論神通，不講經說法、不依靠經典、不依佛傍祖。「但向己求，莫從他覓」（註三）是大家共同的約定。風高骨傲，不依一切，昏天黑地的去參學、行脚、苦行、打坐、冥思，一心只爲明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爲大丈夫、天人師、佛（註四）。一旦見性，則「誰知火宅內，原是法中王」（註五），展開全新的宇宙人生觀，可以去度化他人。

因此無論甚麼禪宗公案、語錄，甚麼祖師、禪師、善知識，他們的談話內容或中心主旨只是爲了見性—見到自己生命的絕對本體，也是宇宙生命的本體，然後與它合一。只有了解這種哲學思想的人，又能耳濡目染一段時期，對於他們的家鄉話，才能知道他們的話中話。

2.應病與藥

禪國的人，已開悟見性的禪師自然就有資格教導未開悟見性的學人。他們教人是像醫生應病與藥、對症下藥；也像孔夫子教學生因材施教、看布裁衣，絕不躐等。他們平常既不談閒話，病人找上門來，只是求治，醫生便給「望、聞、問、切」（註六），看看來人如何？「望」，是望他氣象，像不像個已開悟的人？「聞」，是聞聲，聽他對見性之事的見地如何？疑在何處？「問」，是勘問他見性否？到達何種境地？「切」，是診斷，下結論：對的給他印可；差一點的給他一言半語，或

棒或喝或默，抓搔他癢處，悟不悟由他；差太遠的就拒診，叫他回去參修幾年再來；有故意來取鬧的，便三言兩語使他露出破綻，趕出大門，或留下服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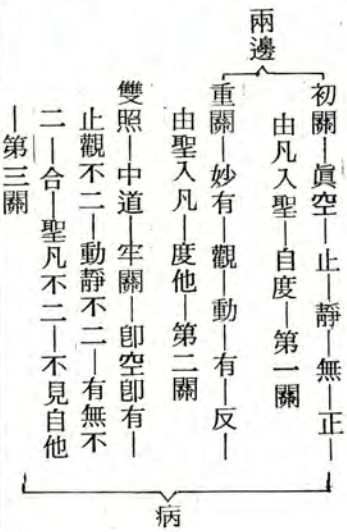
大約凡是未見性的人都有病，病在我執、法執；已見性而住在眞空境界的人，也有病，病在執空；由凡入聖，又由聖入凡的人，仍有病，病在有聖解。凡聖俱泯的境界才被認爲無病。因此公案中所有未悟者的語言，都像病人病語，唯有歷經三病而無病的禪師、祖師，才能以病遣病，以毒攻毒，使病人去沈疴而逐漸痊癒。禪師們對病人所說的奇言怪語，前後反覆，令人捉摸不得，因爲他們所說的話是以治病爲主，說過即忘，病癒藥捨，不留痕跡，無事於心。大醫王佛陀自己也說：我說法四十九年，未曾說一字。

這種獨特的公案語言、詩偈，有病的人當它是寶貝、秘笈、百靈藥，百讀不厭；病癒的人，看公案詩詩話話，直如夢語，不值一文。因爲已經找着自家健康無病的法身、富裕無比的寶藏，不屑再去捧讀吟誦他人的死句，而開始從事創作自家的活語了。

3.三關考驗

終日只論見性、應病與藥的禪師，對學人的考驗評判，肚裏自有他的道理法則在，這也是禪師這一行的看家本事。所有已見性的禪師，都像一丘之貉，他們表面各有家風，各有一套稱量人的方法。有的說：「我手何似佛手，我脚何似驢脚…」，有的說：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看山非山，看水非水；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」、有的說「五位君臣」（註七）、有的說「四料簡」（註八）、有的說「顧、鑒、咦」、有的豎指、有的畫圓…，賣弄精神，妖言惑衆。其實骨子裏只有三句話，只要這三句話不離本行，他開甚麼黑店，掛甚麼羊頭狗肉都無妨。你識他不透，便是他手裏行貨，手下敗將。

這三句話，道破了、體驗了，便不值一錢。我把它畫成一表，對照參考：



六祖道：「唯有過量人，通達無取捨。」（註九）在修禪體道的過程上，三關（註十）雖病，仍需一一經驗過來，才達兩邊中間不立的境界；因此任何一關都無取捨、是非可言。六祖說：「聞有將無對，問無將有對；問凡以聖對，問聖以凡對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。」（註十一）到了中道境界，則如船行大江，順流而下，自歸性海，自知以後該如何做，不須他人指點了。

禪宗公案中，可見三個學人登場說話，便表現出三種境界，而禪師則說：「你們都對。」後來，侍者問：「他們那個對？必有一個對。」禪師回頭說：「你也對。」這表現禪師人人有希望成佛，沒有勝負、是非。只貴行解、不貴知解，着重個人的眞實境界，不斷進步。因爲尋途返家，到達終點與否，全在個人脚力與意志。三關只是途中的「長亭連短亭」罷了。

二、禪宗公案的語言價值

A.從語言學看公案語言的價值

西方以研究語言學而蜚聲國際的維根斯坦（Ludwig Wittgenstein 1889—1951），他對語言的看法有早期、晚期之不同。晚期的看法較早期富彈性、深入且靈活。他的語言學見於「哲學論叢」，我們借他對語言的觀點，可以看出禪宗公案語言深富語言學上的意義，極具研究價值。以下歸納成數點來說明：

1.「想像一種語言，卽意謂着想像一種生活方式。」（註十二）

禪宗公案的語言，有特定的中國文化背景，和中國出家人農耕的生活方式，如同一個獨立王國的獨立語言，不足爲外人道。欲明瞭此種語言，卽使身爲中國人，也需經過一段研習禪理與中國文學的訓練，揣摩有年，方能體會個中眞意。

2.「哲學清楚地呈現能夠說的部份（即事實），以便顯示不能說的另一部份。」（註十三）

僅了解公案表面意思，未能洞悉其底蘊，所以尚須明了禪理表詮的基本法則，才能明了禪師言語的意圖及弦外之言。比如禪師罵人，激起其怒，以回答他所問：「如何是黑風吹墮羅刹鬼國？」的眞意。以及人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，禪師答以「麻三斤。」故意答非所問，以表達第一因不可說。

3.「把字詞從它們的形上領域帶回到日常使用的正當應用範圍來。」（註十四）

公案語言無不是落實到日常生活中。禪師們在農耕生活作務中，接引學人時，隨手以工具、日常用品，出語譬喻、雙關、做著形上學的問答。如：禪師撿起一粒米，說「百千萬粒都從這一粒出」，學人問：「未審這一粒又從何出？」（註十五）（以這一粒米象徵第一因）如：趙州問僧：「吃粥了也未？」僧答：「吃了。」趙州說：「洗缽盂去！」以及擎拳、豎指、豎拂等機會教育，出語平常，不涉玄怪。

4.「意義即用法」（註十六）

公案語言特別着重用法，並無不固定意義，以因材施教。如：趙州對某人說：「狗子有佛性」，又對另一人說：「狗子無佛性。」馬祖前說「即心即佛」，後道「非心非佛」，以勘驗梅子和尚。因意義不同而改變用法。

5.「語言所應用的各種用法與人類各種日常生活經驗內容息息相關。」（註十七）

公案語言有其約定俗成和內在規則。叢林中、禪門師徒間，以及出家僧衆中共有的生活思想習慣及禪門術語，他們之間即使不明說、不詳說，也能彼此默契。如問：「大德自何處來？」「台山路如何去？」「驀直去！」「祖師西來意？」「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」（註十八）

6.「在日常語言中，常見相同的字，有不同的意指方式」（註十九）

禪師回答學人所用字，不固定，視時、地、人而別。如六祖說：「無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」（同註十八）只是應病與藥，「有」「無」意指不定。

7.「不能說的東西，我們應該三緘其口。」（註二十）

這在禪宗公案最多見，禪師們效法維摩詰默而不語以表達不二法門。黃蘗用三度棒打，回答臨濟問「佛法的大意？」香嚴上樹公案，比喻開口不得。因爲絕對的自性本體不可言說，一有言說便有能所對待，落於現象界了。自性既非言語所能企及，禪師常以緘默的表達方式，即不說之說。

8.「凡是能夠說出的東西，就要清清楚楚的說出」（同註十三）「超越事實的價值問題不可言明，而只能用顯示來表達」（註廿一）

六祖接引學人，凡有所疑，能爲他說清楚的，儘量解釋清楚，並加以偈頌（見壇經機緣品）。五祖對僧人所問「眞性緣起，其義云何？」示以默然，當時安國玄挺禪師一旁侍立，透消息與他：「大德正與一念間時，即是眞性中緣起。」對不能言明之事示以緘默。

9.「由心靈的寧靜與和諧來消除一切問題於無形」（同註廿一）

禪師們應答的目的在溝通、促進學人對見性的了悟，以使心靈達到與絕對本體合一的和諧境界。在探究自性的層次上，公案語言作了最高的發揮。如：學人問：「如何是我自己？」師答：「我自己。」學人問：「你自己如何是我自己？」師答：「那就是你自己。」常以消除問題取代解答問題。

10.想找一種語言，既詼諧又富形上意義，而未能。

禪宗公案在語言上最大的貢獻即在此，爲西方及中國其他文學所未曾有。其間答根本目的在啓發見性，而禪師們詼諧不羈的性格，常以開玩笑的方式來表達。如馬祖捏百丈的鼻子問：「野鴨子飛過去了嗎？」「原來還在這裏。」龐蘊問馬祖：「不與萬法爲侶者何人？」馬祖答：「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，卻向汝道。」玩笑戲謔的語言方式，卻富有形上意義的探究與表達。借象徵、比喻的詼諧語言以體悟本體界，不受語言束縛，又能活用語言，發揮最大功用，這是維根斯坦尚未見到的。

B.從中國文學看公案語言的價值

中國文學由詩經的三種作法—賦（直敘法）、比（比喻法）、興（象徵法）開始，以後屈原離騷善用比喻法，荀子短賦用隱喻法，下逮兩漢、南北朝之樂府、古詩，廣泛應用雙關語的比喻、象徵。無不是委曲陳辭、託物見志、饒富情趣。以及散文也講究練意設辭，孔子作春秋，大義微言以寓褒貶，莊子一書充滿寓言故事，宋玉設譬喻以對楚王問；柳宗元種樹者言、賣柑者言、捕蛇者說以諷時政，莫不「言在此而意在彼」，以表達作者眞正的弦外之音。中國詩文中隨處可見這種含蓄、富有深度、美化語言的文辭，形成中國文學特具的色彩。

禪宗正當唐宋文學發達時，承襲往昔文學的流風餘蘊，中國禪師很自然的應用了象徵、比喻、隱喻、雙關的文學技巧，以表達禪理。以及地方諺語、各種佛典的穿插，再加上當時小說、傳奇、平話的發明流行，生動應用對話，影響禪師們在平常口語上進入象徵性語言的世界。總括以上種種富沃的文學溫床，誕生出二千卷的公案語錄，以至於禪師號稱「語妙天下」，也是其來有自的。

是以公案語言除了深具宗教與哲學本身的意義外，極富文學價值。它融合了中國文學的各種特長，使宗教哲學的文字語言不流於艱深、枯澀、晦闇；使形上學落實到日常生活的實際運用，且又能創作獨具風格意味的禪宗詩、偈、頌、語錄。人稱詩哲歌德，他的每一句詩都包含了一個宇宙哲理，而禪宗的每一則公案就包含了推之無窮的哲理；每一首開悟詩就包含了一個悟道者對形上本體的體認；每一個拈古偈頌都包含了對後人的啓悟與傳達。在這個哲學、文學、佛學合一的禪天禪地中，表現出中國禪師融合、消化、昇華、創造的最高能力。因此公案語言的價值不僅在哲學上的造詣，在語言的使用上，將中國文學融匯、提昇到新的境域；在中國文學領域中，是自成一家之言而具有原創性的價值。

以下舉例說明公案語言的特性，以見其文學價值：

1.比喻性語言

潭州東寺如會禪師問仰山：「甚麼人？」山答：「廣南人。」師說：「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，是否？」說：「是。」師說：「此珠如何？」說「黑月卽隱，白月卽現。」師說：「將得來否？」說：「將得來。」師說：「何不呈似老僧？」說：「某甲昨到潙山，被索此珠，直得無言可對，無理可伸。」師：「眞獅子兒，善能哮吼。」

這個公案是以「鎭海明珠」比喻自性，以「將得來否」比喻見性否？以黑月比喻迷時，以白月比喻悟時。

2.象徵性語言

百丈懷海禪師因僧問「如何是奇特事？」師答：「獨坐大雄峯。」僧禮拜，師便打。

日本圓通大應國師說：「百丈和尚善應來機，是則是矣，崇福卽不然。若有人問：『如何是奇特事？』只向他道：『主山高，案山低。』」

這公案是以「獨坐大雄峯」一人一山象徵住在眞空境界，證悟本體。而「僧禮拜，師便打」，象徵破其法執，不可停滯於眞空界，應回到現象界。「主山高，案山低」象徵千差萬別的多元現象界。正是問無以有對。

3.隱喻性語言

鄧隱峰離馬祖，參石頭，馬祖說：「石頭路滑。」（隱喻石頭禪師道行高，不好惹，你不及他）隱：「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。」（我有本事，可不在乎）至則繞三匝，振錫問：「是何宗旨？」石頭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（你是死人，我只有喊蒼天）隱無語歸。祖：「再去，待他說蒼天，汝便噓噓。」（你噓他，罵他死在眞空境界，不出來）去如前問，石頭乃先自噓噓（先發制人，能殺能奪），隱又無語歸。祖：「向汝道石頭路滑。」（我早向你說過石頭禪師道高，你差得遠）

4.雙關性語言

四祖道信住破頭山，學侶雲臻，一日往黃梅縣，路逢一小兒，骨相奇秀，異乎常童。師問：「子何姓？」答：「姓卽有，不是常姓。」師問：「是何姓？」答：「是佛性。」師問：「汝無姓耶？」答：「性空故。」師默識其法器。

此公案以「姓」、「性」同音，語意

雙關。

5.詩偈頌的創作舉隅

△開悟詩（靈雲志勤）：「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落葉又抽枝；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」七言絕句，枝疑叶韻。「尋劍客」比喻參禪者自己。「桃花」比喻自性。

△六祖傳法偈：「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；一華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（註二十二）五言絕句，情成叶韻。「一華」比喻六祖本人，「五葉」比喻臨濟、曹洞、溈仰、雲門、法眼五家。

△傅大士詩：「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；能爲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」五言絕句，寥凋叶韻，「有物」象徵自性，借老子之言描述自性。

△南泉斬貓公案

拈古—大僞智說：「南泉據令而行，趙州見機而作，雖然如是，未免掛人唇吻。大潙要與南泉把臂共行，遂拾拂子說：『若道得卽奪取去。』衆無語，乃說：『啼得血流無用處，不如緘口過殘春。』」「緘口過殘春」比喻自性是不得言說的本體界。

頌古—胡安國「手握乾坤殺活機，縱橫施設在臨時；滿堂兎馬非龍象，大用堂堂總不知。」七言絕句，時知叶韻。「兎馬」比喻鈍根小機，「龍象」比喻利根大機。

結語

「在盲人之國，隻眼便可稱王」，但能直透三關，便是頂門獨具隻眼，不但可在禪國稱王，與諸佛平等，也可在法界遨遊，獨行無畏，具有萬象在旁的王者氣象。但這是「行」的範圍，有待各人行證。

在「知」的範圍，公案語言將文學、哲學、宗教合一的智慧，提供給我們一個嶄新的方法，使我們不受名言束縛，由現象界契入本體界；不受理智分析的限制，由日常用語的象徵比喻，去直覺體悟超絕對待的境界，有其不容否認的價值。禪宗公案、語錄、詩偈，數量多而廣，但是都不成系統，這是我國的文化寶藏之一，這些都有待我們努力整理，一一給予有系統的闡明，令其在文學、哲學、語言學、佛學……呈現出更輝煌的價值。

註釋

一 見法眼十規論：「祖師西來，非以有法可傳至此，但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。

二 見六祖壇經行由品第一：「惟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」。

三 見「景德傳燈錄卷十五」洞山良价開悟詩：「切忌從他覓，迢迢與我疎；我今獨自往，處處得逢渠」。

四 見六祖壇經行由品第一。

五 見六祖壇經機緣品第七。

六 見「內經講義」（楊醫俠著）P121：「內經的診法，不僅在方法上已奠定了望、聞、問、切四診的基礎」。

七 見「禪與老莊」（吳怡著）P107：「良价提出了五種階段，卽是所謂的五位君臣。」指月錄卷十六：「師作五位君臣頌曰『正中偏、偏中正、正中來、偏中至、兼中到』」。

八 指月錄卷十四：「有時奪人不奪境，有時奪境不奪人，有時人境兩俱奪，有時人境俱不奪」。

九 見六祖壇經機緣品第七。

十 見「藝海微瀾」（巴壺天著）P134：「按禪宗修持境界有三關：㈠初關㈡重關㈢牢關」。

十一 見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。

十二 見「語言迷宮的嚮導—維根斯坦」（陳榮波譯著）P17。（哲學研究第十九節）。

十三 同註十六P94（論叢4115）

十四 同註十六P17（哲學研究第116節）

十五 見五燈會元卷五P27。

十六 同註十六P16。

十七 同註十六P18。

十八 六祖壇經機緣品第七。

十九 同註十六P6（論叢3.323）

二十 同註十六P114：緘默的形上學。

廿一 同註十二P21。

廿二 見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。

—本文榮獲余家菊研究獎學金